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1 December 201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14 年 12 月 11 日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 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察组的第五次报告。
该报告已按第 2082(2012)号决议附件的(a)段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
议所设委员会。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该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加里·昆兰(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2014 年 10 月 31 日给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根据第 2160(2014)号决议附件的(a)段编写的监测组第五次报告。

监测组指出报告原件所用语文为英语。为便于参考，以黑体字显示小组提出的 3 项建议。

第 1526(2004)号决议所设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亚历山大·埃文斯(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塔利班及其他对阿富汗和平、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的有关人员和实体的第 2160 (2014) 号决议提交的第五次报告

摘要

本报告介绍了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2014 年 4 月 30 日向委员会提交第四次报告(S/2014/402)以来的最新情况。阿富汗新总统于 9 月 29 日就职,标志着阿富汗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民主与和平的行政权力移交。尽管塔利班大肆扰乱 2014 年 6 月 14 日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但仍取得了这一成果。塔利班还试图利用选举后的政治不确定状况,直到 2014 年 9 月组成民族团结政府后才罢手。因此,2014 年塔利班在阿富汗各地发动袭击次数大增,标志着其活动有所增加。

目前的交战季节尚未结束,但塔利班打破战略僵局的前景渺茫,即便国际作战部队已几乎完全撤出,也仍是如此。2014 年交战季节,塔利班发动的最激烈军事攻击导致南部和东部几个地区中心城市被侵占,但时间很短,因为事实证明政府部队具有应变能力,得以在几天内夺回这些城市。同时,塔利班还竭力企图控制赫尔曼德省的 Sangin 地区,但遭到失败。

在政治方面,尽管塔利班领导层一些成员认为应该和解,但大部分成员仍表反对。属于 Da Fidayano Mahaz¹ (未列名)、Tora Bora Mahaz(未列名)和其他附属集团的强硬派主张加强军事进攻,认为开展一场消耗战将在几年内使政府部队和机构瓦解。另一方面,与 Mu'tasim 集团关联的务实派主张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办法,认为这可能有利于塔利班。

阿富汗在 2015 年及以后能否稳定,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第一,是否获得可持续的外部经济援助,因为该援助对支持阿富汗政府和国家安全部队以及继续实现发展至关重要;第二,阿富汗人民是否持续信任政府机构和安全部队,因为这种信任对于维持士气至关重要。

令人遗憾的是,监测组仍陆续接到媒体报道(但未经正式证实),表明一些被列入名单的个人越来越善于规避制裁措施,特别是规避旅行禁令。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和监察组的关键任务之一仍然是继续使所有利益攸关方更清楚地认识到,制裁措施及其执行在国际社会的总体政治战略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¹ 该集团又名 Fidayi Mahaz。

目录

	页次
摘要	3
一. 实例资料库	5
二. 政治背景	5
阿富汗塔利班夏季攻势	7
三. 和解	8
A. 与高级和平委员会的联系	8
B. 释放囚犯	9
C. 内部领导权挑战	10
四. 塔利班的现状	10
五. 基地组织关联人员	11
六. 制裁名单及其维护	16
七. 制裁的执行	17
A. 旅行禁令	17
B. 资产冻结	18
C. 武器禁运	18
八. 监测组的工作	19
A. 分析、监测和执行	19
B. 与会员国、学术界专家和民间社会专家的合作	19
C. 与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合作	20
D. 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之间的合作	20
E. 参与公开辩论	20
附件	
一. 塔利班组织结构	21
二. 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基地组织.....	24
三. 简易爆炸装置的触发机制：遥控表式触发器(2 型).....	25

一. 实例资料库

1.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在提交本报告之前的一段时期未能访问阿富汗，原因是选举后的政治过渡拖了很长时间。然而，监测组继续通过与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特别是国家警察指挥中心和国家安全局建立的通讯渠道，定期收到关于最新安全局势的正式报告。阿富汗当局通过这些渠道不断提供关于安全局势的每日报告，并提供关于名单所列人员状况和活动的资料。监测组还从会员国收到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资料。此外，监察组还在阿富汗境外开会期间与阿富汗官员讨论局势，并在纽约与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定期讨论局势。监测组尚未会见新成立的阿富汗政府，因此本报告将不提出详细建议。监测组定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前向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关于有组织犯罪和资助塔利班问题的特别报告，其中将应安理会第 2160(2014)号决议附件中的请求，提出执行建议。

二. 政治背景

2. 本报告所述期间正值阿富汗的政治和安全过渡期，塔利班暴力活动有增无已。外国作战部队持续缩编以及两轮总统选举是该国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对后塔利班时代政治精英和阿富汗安全机构的严峻考验。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军队在与阿富汗接壤的边界地区开始了期待已久的军事行动，在编写本报告时仍在进行之中。这一行动是巴基斯坦为控制位于该地区的各种集团的又一次重要和持续的努力。阿富汗政府感到关切的是，由于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该边界地区成千上万难民据报已越界进入阿富汗，其中可能包括一些恐怖团体成员。

3. 如监测组第四次报告所述，塔利班及有关集团于 2013 年年底宣布反对选举，并准备在 2014 年整个第一季度干扰此进程(见 S/2014/402，第 9 段)。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在喀布尔、霍斯特、帕克蒂亚等省清除了属于哈卡尼网络(TE.H.12.12)的团伙。在坎大哈、赫尔曼德、喀布尔等省清除了塔利班的奎达委员会指挥的团伙，使塔利班大肆扰乱第一轮总统选举的企图遭到失败。

4. 2014 年 6 月 14 日举行第二轮选举期间，塔利班及有关团伙的行动重点是同时在喀布尔、坎大哈、霍斯特、楠格哈尔等省发动袭击，以图暗杀总统候选人。塔利班未能实现其目标，即暗杀一名总统候选人，以迫使按宪法规定重新开始总统选举。² 2014 年 6 月 4 日至 13 日，国家安全局在喀布尔、坎大哈、霍斯特、楠格哈尔、赫拉特、赫尔曼德、法里亚布等省开展 61 次行动。结果粉碎了 10 个恐怖分子团伙，逮捕了 51 人。据阿富汗安全部队报告，这些团伙分属于哈卡尼

² 《阿富汗宪法》第 61 条于 2004 年 1 月 26 日获批准，其中规定：“在第一轮或第二轮投票期间或选举之后，但在公布投票结果之前，如有一名总统候选人身亡，则应按法律规定重新举行选举”。

网络、拉什卡-塔伊巴组织(QE.L.118.05)和塔利班。阿富汗安全部队于 2014 年 6 月 14 日之前在喀布尔对 6 个恐怖分子团伙进行了监视,并在距选举日仅 24 小时之际采取行动同时将其粉碎,以免这些团伙在选举前有机会卷土重来。4 月 6 日至 6 月 14 日,国家安全局共拘留嫌疑恐怖分子 400 人。

5. 阿富汗国民军负责保护选举场所外围区域。国防部部队 2014 年 6 月 14 日多次与敌方交火,打死 164 人,打伤 82 人。9 名士兵阵亡,45 名士兵负伤。在举行第二轮总统选举的当天和次日,阿富汗国家警察在法里亚布、喀布尔、坎大哈、霍斯特、昆都士、加兹尼、古尔、赫尔曼德、赫拉特、卢格尔、帕克蒂亚、帕克蒂卡、萨尔普勒、塔哈尔、乌鲁兹甘、瓦尔达克、查布尔等省发现并拆除 156 个简易爆炸装置。10 名武装分子在萨曼甘、查布尔、洛加尔三省的公路上埋设简易爆炸装置时被自己的爆炸装置炸死。

6. 第二轮总统选举之日,塔利班得以发动袭击的次数虽然仍超过 2009 年和 2010 年选举期间,但最终未能影响投票率,而且此次的投票率远高于前两次选举。许多国内国际评论员都欢呼,此次选举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阿富汗安全部队显示了强大的应对能力和实力。³

7. 因有人指控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发生舞弊,对总数达几百万的所有已投出选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审计。审计于 8 月和 9 月进行,并由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监督员实施监督。其结果具有约束力,获胜者成为民族团结政府的领导人。经过漫长的过程,处理了关于违规行为的投诉,⁴然后于 9 月 21 日宣布了选举结果。阿什拉夫·加尼·艾哈迈德扎伊博士就任总统,阿卜杜拉·阿卜杜拉被任命为行政长官(新设立的职位,相当于总理)。加尼博士和阿卜杜拉签署了 4 页的联合协议,呼吁在今后 2 年内召开一次支尔格大会,以修订《宪法》,列入最近设立的行政长官职位。⁵

8. 阿富汗新总统于 9 月 29 日就职,标志着该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民主与和平的行政权力移交。夏季,阿富汗民间社会利益攸关方为 30 个省制定了可能的通

³ 根据记录,2009 年 8 月 20 日发生了大约 300 起事件,2010 年 9 月 18 日发生了 488 起。2014 年 6 月 14 日,记录显示发生了 530 起安全事件,比 4 月 5 日第一轮选举期间记录的 443 起增加 11.3%;至少 237 起事件与选举直接相关(见 [A/69/540-S/2014/656](#),第 23 段)。

⁴ 见 [A/69/540-S/2014/656](#),第 2 至 17 段。

⁵ 《阿富汗宪法》第 110 条规定,支尔格大会由国民议会议员以及各省和地区议会议长组成。Ahmad Qureshi and Javed Hamim Kakar, “Ghani, Abdullah sign deal on unity govt”, *Pajhwok Afghan News*, 8 August 2014. 参阅 www.elections.pajhwok.com/en/2014/08/08/ghani-abdullah-sign-deal-unity-govt。

向和平路线图，并进一步授权新总统与塔利班大力接触，同时在人权领域保持以前 10 年取得的成就。⁶

阿富汗塔利班夏季攻势

9. 在选举之后政治不确定情况下，塔利班增加了在阿富汗许多地区的袭击。在赫尔曼德省和坎大哈省，塔利班和阿富汗安全部队之间发生了大规模冲突。与 2013 年交战季节一样，塔利班在赫尔曼德省集结了极其众多的武装分子。例如，7 月，约 800 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在赫尔曼德省 Sangin 等多个地区参加了袭击，持续一个多星期。阿富汗当局称打死了大约 80 名塔利班武装分子。⁷ 塔利班十分重视 Sangin 地区，这一点体现在，2014 年 8 月 17 日，塔利班在其网站上的官方声明中宣布，在争夺 Sangin 地区的战斗中“未商定过哪怕是一秒钟的”停火协议。在同一声明中，塔利班称 Sangin 地区的攻势已经开展近一个月时间。

10. 在巴达赫尚省、巴尔赫省、法里亚布省、库纳尔省、昆都士省和查布尔省，阿富汗安全部队与塔利班之间的军事活动也愈演愈烈。在努里斯坦省，一些地方丢失给了塔利班，Duaba 区中心也曾暂时易手。塔利班继续在昆都士省和法里亚布省给安全部队施加巨大压力。在法里亚布省，其他反政府武装使用了此前未见重型武器。其结果是，2014 年，安全部队的伤亡高于往年(2014 年 3 月 21 日以来，2 000 多名警官和大约 950 名士兵阵亡)。⁸ 这些较高的伤亡数字可能也反映了国际部队支援减少，⁹ 尤其是近距空中支援和医疗疏散行动逐渐取消。平民仍然受威胁最大。2014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记录了 4 853 名平民伤亡，比 2013 年同期增多 24%。¹⁰

11. 人道主义组织也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塔利班的攻击目标。2014 年以来，在阿富汗南部，特别是在赫尔曼德省和坎大哈省，小儿麻痹症免疫工作队经常遇到安全挑战。¹¹ 此外，2014 年 10 月 13 日，联合国一架小型飞机从 Gardez 机场起飞不久后遭枪击。这是联合国固定翼飞机在阿富汗首次遭到袭击。

⁶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阿富汗人民的和平对话：为包容各方的和平进程奠定基础——本地和平路线图”(2014 年 6 月，喀布尔)。

⁷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s Radio Free Afghanistan, "Afghan army says regains full control of Helmand Province", 30 June 2014

⁸ 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 2014 年 10 月 22 日表示，2009 年阿富汗国民军损失 635 人，2010 年 748 人，2011 年 831 人，2012 年 1 170 人，2013 年 1 392 人。另见 Javed Hamim Kaka, "ANA loses 950 soldiers in six months", Pajhwok Afghan News, 21 October 2014.

⁹ 目前，阿富汗大多数军事基地在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控制下。

¹⁰ 联阿援助团，“2014 年：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平民”(喀布尔，2014 年 7 月)。

¹¹ 监测小组与人道主义援助人员的讨论，2014 年 8 月。另见 Anisa Shahid, "No polio vaccinations in remote Kandahar areas", Tolo News, 16 October 2014.

12. 然而，尽管塔利班的军事攻击显著上升，但不携带武器的阿富汗公务员在阿富汗全境各地区的分布程度也只是略有减少。2014 年，虽然塔利班清楚地表明其有能力在阿富汗全境大幅度增加日常暴力事件，但他们仍然无法从政府手中完全夺过政治控制，即使在边远地区也是如此。

三. 和解

13. 国际社会和阿富汗政府都为和解做出了一系列姿态，其中一些涉及到塔利班 2009 年和 2010 年提出的要求。30 多名塔利班分子已从名单上除名。目前针对塔利班的制裁制度独立于对基地组织(QE.A.4.01)恐怖分子的制裁制度。此外，显著数量的塔利班囚犯在阿富汗和周边国家获释。塔利班驻多哈办事处仍照常办公。2013 年 9 月的一次宗教学者(乌里玛)国际会议通过一项宣言，制定了潜在的谈判框架(见 S/2014/402，第 16 段)。2014 年 6 月 1 日前后，关押在关塔那摩湾的 5 名塔利班囚犯被移送到卡塔尔，交换了塔利班关押的囚犯。最后，随着阿富汗的军事过渡，外国军事存在的规模和范围也大幅度缩小。然而，尽管过去几年塔利班的一些要求得到了满足，但目前没有明显的信号表明塔利班领导人愿意真正展开政治谈判。

A. 与高级和平委员会的联系

14. 自监测组提交第四次报告以来，塔利班领导层对和解的态度似乎没有显著变化。阿富汗塔利班一些领导人继续发出愿意谈判的信号。但是，这个少数派仍然无法使该组织领导层转向谈判。2014 年 2 月，高级和平委员会代表团由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人 Masoom Stanekzai 率领，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会见了以塔利班“伊斯兰酋长国”前财政部长、塔利班“财务委员会”前负责人 Abdul Wasay Mu'tasim Agha(2012 年 7 月 19 日从名单上除名)为首的 16 位塔利班高层人物，以奠定和谈基础。此后不久，与此举措有联系的塔利班一领导成员在巴基斯坦白沙瓦遭暗杀(见 S/2014/417，第 18 和 19 段)。

15. 2014 年 4 月，Mu'tasim Agha 被迫在迪拜躲藏起来，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¹² 这再次表明塔利班运动内部对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人员进行了威胁。在性命遭到威胁后，Mu'tasim Agha 受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官员的保护性拘留。此后的 2014 年 4 月 20 日，他前往喀布尔。最近几个月，塔利班反复提醒国际社会及其网站的所有普什图语和达里语读者注意，塔利班设在卡塔尔的政治办事处是“酋长国”的唯一对外对话者，因此不承认 Mu'tasim Agha 领导的团体有权代表塔利班运动。

¹² 2014 年 4 月 23 日，Mu'tasim Agha 在其网站上解释，“和平进程的敌人”曾试图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暗杀他。

16. 塔利班中央领导层的抵制对象超出塔利班运动成员范围。塔利班还企图通过袭击高级和平委员会成员来破坏政治进程。2014 年 6 月 21 日, 有人进行自杀攻击, 企图在喀布尔暗杀高级和平委员会设的秘书处的负责人 Stanekzai 先生。这是 3 年内第二次暗杀 Stanekzai 先生未遂。¹³

17. 此外, 2014 年 7 月 25 日, 在每年一度的开斋节重大讲话中, 作为 Mohammed Omar Ghulam Nabi 列入名单(TI.O.4.01)的奥马尔毛拉再次强调塔利班领导层决心继续战斗。他说, 塔利班将战斗到最后一个外国士兵离开阿富汗。他谈到 2014 年之后少数国际教官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任务框架留在阿富汗一事时指出, 少数人员以任何名义的存在仍意味着占领和战争的延续。

B. 释放囚犯

18. 自小组提交第四次报告以来,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释放了更多的塔利班囚犯。2014 年 10 月 3 日, 巴基斯坦释放了 12 名塔利班囚犯, 其中包括设在卡塔尔的塔利班政治办事处前负责人 Tayyib Agha 的两个兄弟(未列入名单)。¹⁴ 2014 年 2 月, 阿富汗政府释放了囚禁在巴格拉姆的 65 名塔利班人员。该设施 2013 年 3 月正式移交给阿富汗当局之后, 才得以释放这些人员。

19. 为了交换被塔利班囚禁的鲍·伯格达尔军士长, 5 名塔利班在押人员从关塔那摩湾被转移到卡塔尔, 受到塔利班政治办事处人员会见。其中 4 人为列入名单者, 即 Fazl Mohammad Mazloom(TI.M.23.01)、Khairullah Khairkhwah(TI.K.93.01)、Nurullah Nuri(TI.N.89.01)和 Abdul-Haq Wassiq(TI.W.82.01)。这次人员释放主要是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进行谈判的结果, 得到 Mu'tasim 组织的欢迎。¹⁵

20. 然而, 到目前为止, 释放人员行动完全没有导致塔利班做出任何其他让步。在许多地方, 从巴格拉姆拘留中心和阿富汗监狱释放的塔利班人员再度活跃起来, 其中赫尔曼德省 Mullah Sadar(未列入名单)¹⁶ 和坎大哈省 Mullah Munib(未列入名单)¹⁷ 等案有广泛报道, 另外还有 2014 年 6 月高调袭击喀布尔的组织者。¹⁸ 2014 年 10 月发表的塔利班杂志“Shahamat”中有一篇文章, 据说由塔利班“伊

¹³ 2011 年 9 月 22 日, 一名塔利班成员杀害高级和平委员会领导人 Burhanuddin Rabbani, 当时 Stanekzai 先生在现场的房间内。

¹⁴ Tahir Khan, “Pakistan releases brothers of Afghan Taliban's top negotiator”, The Express Tribune, 4 October 2014.

¹⁵ Mu'tasim Group 网站 2014 年 6 月 2 日发表的关于从关塔那摩湾释放塔利班领导人一事的声明。

¹⁶ 根据国防部长比斯米拉赫·汗 2014 年 7 月在议会下院所作的发言。见 Abasin Zaheer, “Pakistani attacks aim to strengthen Taliban: Nabil”, Pahjwok Afghan News, 2 July 2014.

¹⁷ Ahmad Ramin, “Taliban commander released from Bagram a year ago”, Tolo News, 9 January 2014.

¹⁸ Rafi Sediqi “Spate of attacks heighten Kabul security concerns”, Tolo News, 29 July 2014.

伊斯兰酋长国”驻巴基斯坦前大使 Mullah Abdul Salam Zaeef(2010 年 7 月 29 日除名)执笔。他在文章中表示,阿什拉夫·加尼总统与美利坚合众国签署双边安全协议,赞同非伊斯兰法律,实际上是“否认了”和平进程。

21. 阿富汗评论者认为,塔利班利用了和解倡议,但并未表示愿意做出让步。按塔利班指示执行任务的驻多哈政治办事处的努力使塔利班在全球一级显示了政治面孔,也提升了在内部的声誉。塔利班官员欢呼被拘留者被移送到卡塔尔,称促成此事是一项壮举。¹⁹

C. 内部领导权挑战

22. 与此同时,塔利班运动内部出现了激进的分离派别,名声不断提升。这些派别强烈反对与阿富汗政府进行任何谈判。例如, Da Fidayano Mahaz 派宣布,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成员是叛徒,出卖了自己的宗教。²⁰ 因此, Da Fidayano Mahaz 派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在其网站上宣布要处死所有在卡塔尔参与举措的人。²¹ 这种内部冲突十分严重,例如 2014 年 6 月 8 日 Da Fidayano Mahaz 派领导人 Mullah Najibullah 的兄弟 Qari Timur Shah 被身份不明的杀手打死。6 月 20 日, Mullah Najibullah 在 Da Fidayano Mahaz 派网站以普什图语发表讣告,说这是塔利班圈内支持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一方所为,并称其为“卡塔尔民兵”。

四. 塔利班的现状

23. 2014 年 9 月,塔利班自 2002 年以来首次在其网站上公开刊登有关其内部结构的资料。该结构与监测组以往报告所述大体相同(见附件一)。²² 之所以决定这样做,可能是企图描绘一个类似政府的结构,以对抗组建阿富汗新政府。塔利班的领导结构概况提供了一些重要细节。例如,财务委员会更名为“经济委员会”,预示着该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有所扩大。此外,在关于经济委员会工作的长篇文章中,塔利班提到有一个“采矿办公室”。这似乎显示来自阿富汗非法采矿活动的资产在塔利班的财务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后,在同一篇文章中,塔利班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公众对在阿富汗的经济活动有任何问题,可由此联系经济委员会。

¹⁹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Taliban's Mullah Omar celebrates prisoner-swap ‘victory’”, 1 June 2014.

²⁰ 监测小组第四次报告突出说明了这一分离派别的出现(S/2014/402, 第 20 和 21 段)。

²¹ 见 <http://alfida.org/afg/eng/wordpress/?p=495>。

²² 监测组第一次报告概述了塔利班各个委员会和省级领导层(S/2012/683)。监测组第二次报告概述了最新情况,指出了省一级的变动(S/2012/971)。监测组第四次报告提供了中央领导层的最新人员名单(S/2014/402)。

24. 在阿富汗第一轮总统选举后，塔利班军事委员会负责人 Abdul Qayum Zakir(未列名)据报辞职(另见 S/2014/402, 附件, 脚注 d)。当时可将此解释为是对塔利班未能破坏选举进程而作的一个潜在反应, 但监测组与阿富汗官员进一步讨论后认为, 此举意味着 Zakir 在塔利班运动内部的地位长期以来一直稳步下降。在选举之前, 2014 年 1 月首次出现传言说他可能被取代。²³ 虽然塔利班没有确认任命 Ibrahim Sadar(未列名)接替 Zakir, 但在塔利班的出版物中多次提到他担任军事委员会负责人这一新职务。据说 Sadar 与奥马尔毛拉和 Akhtar Mohammad Mansour Shah Mohammed(TI.M.11.01)关系密切。²⁴

25. 塔利班军事结构最高层的变化可能解释了为何塔利班 2014 年不同寻常地较晚宣布春季攻势。前几年的进攻通常是在 3 月和 4 月宣布, 但今年塔利班在 5 月初才宣布 2014 年 5 月 12 日开始交战季节。²⁵

26. 尽管 2013 年底哈卡尼网络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死亡, 但该网络在阿富汗依然活跃。2014 年 10 月, 阿富汗安全官员宣布逮捕了 Jalaluddin Haqqani(TI.H.40.01)的儿子 Anas Haqqani(未列名)及其同伴 Abdul Rasheed Umari(未列名)。²⁶ 随后, 塔利班在其网站上谴责逮捕这两人, 声称他们是在探访曾被拘押在关塔那摩、目前生活在卡塔尔的前塔利班成员之后返回途中于巴林被美国军队抓捕的。²⁷

五. 基地组织关联人员

27. 2014 年, 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实体在阿富汗的活动和可见度显著增加(见附件二, 其中概述了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活动的基地组织各实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尽管从地理位置上讲, 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远离阿富汗, 但最近在那里发生的事件、特别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目前列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QE.J.115.04))作为一个运动取得的成功给塔利班带来了挑战。2014 年 1 月, 阿富汗安全部队在阿富汗东北部收缴了来自一个伊拉克基地组织关联实体的宣传材料。根据阿富汗官员向监测组提供的官方资料, 2014 年中

²³ Yaroslav Trofimov and Habib Khan Totakhil, “Afghan Taliban appoint new military commander”, Wall Street Journal, 13 May 2014。

²⁴ Ghanizada, “Taliban appoints new military commander close to Pakistani intelligence”, Khaama Press, 14 May 2014。

²⁵ “Statement of Leadership Council of Islamic Emirate regarding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nnual spring operation named ‘Khaibar’”, Taliban website, 8 May 2014。

²⁶ 例如, 见 Declan Walsh, “Two Haqqani militant leaders are captured, Afghan officials say”, New York Times, 16 October 2014。

²⁷ “Statement of Islamic Emirate regarding the arrest of Anas Haqqani and Hafiz Abdul Rasheed”, Shahamat, 18 October 2014。

期塔利班领导人担心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地区的成功会吸引塔利班的潜在年轻新兵去伊拉克加入伊黎伊斯兰国。

28. 显然因为前往伊拉克的旅程不易,这种情况并未出现,但监测组不断收到尚未证实的报告及媒体文章,指出与塔利班有关联的个人和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个人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例如,一些阿富汗媒体文章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现任领导人 Abu Bakral-Baghdadi(列名为 Ibrahim Awwad Ibrahim Alial-Badrial-Samarrai (QI.A.299.11))在塔利班政权统治期间住在喀布尔,当时他与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团体密切合作。²⁸ 此外,从塔利班分离出来的团体(如 Da Fidayano Mahaz 和 Tora Bora Mahaz)继续在其网站上定期报告和美化伊黎伊斯兰国的活动。²⁹ 监测组将继续监测这一情况,一旦能作出正式确认,即向委员会报告。

29. 目前,阿富汗塔利班中支持伊黎伊斯兰国的两个主要人物是库纳尔省“Jama'atal Da'wailaal-Qur'anwa Ahlal-Hadith”(未列名)的一名领导人 Mawlavi Abdul Rahim Muslimdost(未列名)和 Mawlavi Abdul Qahir(未列名)。他们已表示支持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 Abu Bakral-Baghdadi。³⁰ “Jama'atal Da'wailaal-Qur'anwa Ahlal-Hadith”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曾在 2010 年宣誓效忠奥马尔毛拉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³¹

30. Tora Bora Mahaz 是在阿富汗楠格哈尔省活动的一个好战团体,据报其行动受塔利班控制,其领导人 Anwaral-Haqq Mujahid(未列名)是 Yunus Khalis(未列名)的儿子,担任塔利班的影子省长。该团体主要在楠格哈尔省袭击阿富汗政府部队(见 S/2014/402, 第 21 段)。该团体出版一份名为《Tora Bora》的杂志,并维持一个网站,定期在上面交叉登载伊黎伊斯兰国制作的视频。

31. 在个人层面上,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一些阿拉伯人仍与前往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人员保持联系。今年 7 月,在北瓦济里斯坦的一次无人驾驶飞机袭击中,6 名基地组织关联人员被打死,目前在黎凡特人民努斯拉阵线(QE.A.137.14)供职的 Abdul Mohsen Abdallah Ibrahim Al Charekh(QI.A.324.14)对其朋友在袭击中丧生表示哀悼。³²

²⁸ Zeerak Fahim, “ISIS chief lived in Kabul during Taliban rule”, Pajhwok Afghan News, 11 July 2014.

²⁹ 伊黎伊斯兰国的录像定期交叉张贴在这些运动的网站上,并在其成员的移动电话上流传。

³⁰ Shamim Shahid, “Spillover effect: ISIS making inroads into Pakistan, Afghanistan”, The Express Tribune, 3 September 2014.

³¹ 该团体的领导人是 Haji Hayatullah、Sheikh Shah Wali、Mawlawi Rahmat Khan、Mawlawi Khan Jan、Mawlawi Abdurrahman、Mawlawi Enayatullah。他们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宣誓效忠奥马尔毛拉,视其为他们的埃米尔。见塔利班网站 Shahamat; 2010 年 1 月 9 日检索的普什图文资料。

³² Bill Roggio, “Six Al-Qaeda operatives thought killed in recent drone strike in Pakistan”, The Long War Journal, 20 July 2014.

32. 一个自称为“al-Tawhid Battalionin Khorasan”(未列名)的军事团体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2014年9月21日, Abtalul 伊斯兰媒体基金会用其推特账户发布了该团体的一份声明。在声明中, Al-Tawhid Battalion 领导人 Abu Bakral-Kabuli(未列名)宣誓效忠 Abu Bakral-Baghdadi, 并问他该团体应该在 Khorasan 战斗, 还是等待加入伊黎伊斯兰国的行列, 包括在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富汗或是巴基斯坦。³³

33. 伊斯兰党领导人吉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QI.H.88.03)对阿富汗政治局势的立场依然矛盾。一方面, 他寻求在北约撤离后增强伊斯兰党在阿富汗的政治作用。其政党的一些主要成员参加了与阿什拉夫·甘尼·艾哈迈德扎伊总统和阿卜杜拉·阿卜杜拉的密集谈判, 探讨今后合作的各种备选办法, 包括是否有可能加入新政府。³⁴ 希克马蒂亚尔还支持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举行阿富汗内部对话。³⁵ 但另一方面, 希克马蒂亚尔却批评阿富汗与美国签署双边安全协定, 声称外国力量的继续存在只能意味着战争。他还曾谴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支持这一协定。³⁶

34. 与此同时, 伊斯兰党个别战斗人员发誓在 2014 年之后继续抵抗阿富汗政府, 甚至考虑加入伊黎伊斯兰国。³⁷ 伊斯兰党成员证实他们与伊黎伊斯兰国一些战斗人员有联系。在巴格兰省, 过去接受希克马蒂亚尔指挥的一些战斗人员宣布效忠伊黎伊斯兰国。巴格兰省的一名指挥官甚至制作了一段录像, 在其中宣誓效忠 Abu Bakral-Baghdadi。³⁸ 希克马蒂亚尔尚未公开回应这些事件, 这表明他不愿意或无法公开应对这一问题。

35. 拉什卡-金格维组织(QE.L.96.03)是逊尼 Deobandi 教派团体 Sipah-i-Sahaba Pakistan 的一个武装分支。该组织被巴基斯坦取缔后, 其许多成员前往阿富汗寻求塔利班的庇护。³⁹ 他们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发动自杀式袭击, 进行远程袭击, 实施暗杀。其资金来自当地和国外的武装分子。

³³ 该声明是 SITE 情报集团 2014 年 9 月 27 日提供的, 监测组做了翻译。

³⁴ “Hezb-e-Islami’s plea for peace negotiation”, Daily Outlook Afghanistan, 18 August 2014.

³⁵ “Hekmatyar to enter negotiation with new Afghan government”, Wakht News Agency, 17 August 2014.

³⁶ Javed Hamim Kakar, “Hekmatyar calls for intra-Afghan dialogue”, Pajhwok Afghan News, 2 October 2014.

³⁷ Ghanizada, “Hezb-e-Islami militants considering to join Islamic State”, Khaama Press, 3 September 2014.

³⁸ 监测组有一段录像, 内容显示巴格兰的一名伊斯兰党前成员 Mirwais 指挥官宣誓效忠。

³⁹ Marie-Helen Maras, The CRC Press Terrorism Reader(CRC Press, 2013)。

36. 伊斯兰圣战组织(QE.H.130.10)是在整个南亚地区开展行动的暴力极端主义组织，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实施了多次恐怖袭击。该组织与基地组织的关系于塔利班在阿富汗崛起后得到发展，包括派成员到基地组织营地接受培训。到 2005 年，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一名领导人 Mohammad Ilyas Kashmiri(以前的列名编号为 QI.K.284.10)在多种活动中与瓦济里斯坦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进行协调。到 2010 年，该组织众多人员参与了在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恐怖行动。伊斯兰圣战组织在最近几年策划并开展了一些恐怖袭击。Ilyas Kashmiri 已在美国被起诉，原因是向策划对丹麦境内的《日德兰邮报》办公室实施恐怖主义袭击的拉什卡-塔伊巴组织人员 David Coleman Headley 提供物质支持。Ilyas Kashmiri 于 2011 年 6 月 11 日被打死，并于 2014 年 6 月 2 日从第 1988 号决议制裁名单上被删除。被拘留的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 Jalaluddin(又称 Babu Bhai)(未列名)已承认该组织曾参与为 2001 年 9 月 11 日对美国实施袭击提供资金。⁴⁰

37. 基地组织及其关联者仍然活跃在阿富汗(见 S/2014/402，特别是第 26 和 27 段，以及 A/68/910-S/2014/420)，其程度可能超过了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评估的程度。该评估只说，“基地组织和其他外国好战团体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于边境地区”。⁴¹ 像 Faruq al-Qahtani(未列名)这样的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个人仍出没于库纳尔和努里斯坦，在可预见的未来预计仍将如此。⁴² 2014 年交战季节，阿富汗安全部队在阿富汗各地经常遭遇非阿富汗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特别是在该国东北部、东部和南部。⁴³ 这些战斗人员大部分似乎属于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QE.T.132.11)。该运动的一个称为“Jamaat ul-Ahrar”的派系于 2014 年 9 月 6 日宣布，该团体已从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分裂出来，并声称该组织获得了该运动 70%至 80%指挥官和战斗人员的支持。⁴⁴ 该团体自那以后发布了更多的讯息，

⁴⁰ 另见 Harakat-ul Jihad Islami 列名原因的简述。可查阅 www.un.org/sc/committees/1267/NSQE13010E.shtml。

⁴¹ “Commander ISAF’s Afghanistan update, winter 2014”, ISAF News, 6 March 2014。

⁴² “U.S.officials warn of Qaeda resurgence in Afghanistan”, Al-Arabyia News, 28 February 2014。

⁴³ 根据阿富汗国家警察指挥中心对 4 至 8 月情况的分析，阿富汗 34 个省中的 25 个省存在与塔利班和与各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外国战斗人员。监测组从阿富汗政府收集的数据显示，2014 年 1 月至 6 月间在赫尔曼德、加兹尼、帕克蒂亚、帕克提卡、楠格哈尔等省与塔利班的战斗中，击毙了 133 名外国国民。就可确定国籍的被打死战斗人员而言，发现这些人员似乎主要来自巴基斯坦，也有人来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内政部与监察组分享了统计数据。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威胁评估显示有阿富汗邻国的公民(这些邻国包括中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有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的公民。还发现有来自俄罗斯联邦的车臣人。

⁴⁴ “New TTP faction‘Jamatul Ahrar’ announces split from Mullah Fazlullah”, Asian News International, 4 September 2014。

声称他们“在阿富汗约 10 个省”开展行动。⁴⁵ 另一个派系是“旁遮普塔利班”，由 Ismatullah Muawiya 领导，宣布会将其活动限制于巴基斯坦，并将在奥马尔毛拉的指导下在阿富汗开展行动。⁴⁶

38. 圣战者运动(QE.H.8.01)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团体，以巴基斯坦为基地，在阿富汗东部省份维持培训营地。尽管其目标也侧重于查谟和克什米尔，但对阿富汗构成直接威胁。其成员包括约几百名武装支持者。⁴⁷

39. 拉什卡-塔伊巴组织由 Hafiz Muhammad Saeed(QI.S.263.08)和 Zafar Iqbal (QI.I.308.12)于 1990 年在阿富汗库纳尔省创建，目前据报告以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拉合尔附近的 Muridke 为基地。该组织为恐怖主义行动培训了数以千计的武装人员。拉什卡-塔伊巴组织成员对印度进行了大规模袭击，而且该组织的目标是在南亚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据当地政府官员称，100 多名拉什卡-塔伊巴组织武装人员已部署到努里斯坦省，要在 Kamdich 区建立培训营地。2014 年 5 月 23 日对赫拉特的印度领事馆的袭击是由拉什卡-塔伊巴组织策划和实施的。⁴⁸

40.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E.I.10.01)仍然活跃在从法里亚布到巴达赫尚的一个带状区域。该运动战斗人员参与了 2014 年 6 月 8 日对巴基斯坦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的袭击。至少 10 名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战斗人员参加了这次袭击。这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境外直接参与的最大规模恐怖主义行动，显示该团体在阿富汗边界以外构成持续威胁。同样，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分支 Jamaat Ansarullah(未列名)也仍然活跃在中亚和阿富汗北部。⁴⁹

41.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 Jhal Magsi 区的俾路支圣战组织 Junood al-Fida(未列名)参与了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 Shorawak 区的战斗。2014 年 7 月 8 日，Junood al-Fida 发表声明，对美国发出威胁，并向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毛拉宣誓效忠。在同一声明中，Junood al-Fida 还表示忠于基地组织，将 Aiman Muhammed Rabi

⁴⁵ 该团体现在自称为“Jamaat ul-Ahrar”。它是 Omar Khalid Khorasani 于 2014 年 2 月建立的前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分裂出来的团体“Ahrar-ul-Hind”。宣布设立该团体的视频公告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发布，随后其发言人 Ehsanullah Ehsan 发表了声明。该团体随后创建了一份英文杂志 Ihya-e-Khilafat，其 2014 年 10 月的刊物刊登了对该团体的一名据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民的成员的访谈。

⁴⁶ Ismatullah Muawiya 的声明于 2014 年 9 月 5 日传真给几家新闻机构。例如，见“Punjabi Taliban shift focus to Afghanistan”，Agence France Press，5 September 2013。

⁴⁷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Amendments to, and maintenance of, the terrorist designations of Harakat ul-Mujahidin”，7 August 2014。

⁴⁸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Amendments to the terrorist designations of Lashkar-e-Tayyiba”，25 June 2014。

⁴⁹ “Islamist organization activists convicted in Tajikistan”，Interfax，4 June 2014。

al-Zawahiri(QI.A.6.01)称为“我们的 Shaykh al Habib[敬爱的领袖]和 Amiruna[我们的首领]。”⁵⁰

42. 一个持续挑战是据报告的 Mullah Fazlullah(未列名)的存在和大量战斗人员继续从阿富汗领土上(主要是在库纳尔省) 向巴基斯坦发起跨界袭击。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这一派系起初以斯瓦特为基地,在压力下撤退到巴焦尔、马拉根德和莫赫曼德专区。2014 年中期进行了一系列袭击。例如,据报来自阿富汗库纳尔省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战斗人员 7 月在巴焦尔发动袭击,打死 3 名巴基斯坦士兵。⁵¹ 这促使巴基斯坦炮兵部队向阿富汗境内开火。2014 年 8 月,在西南部俾路支省与 Fazlullah 指挥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战斗人员发生冲突,1 名巴基斯坦士兵据报阵亡。⁵²

六. 制裁名单

43. 过去 6 个月对名单的改动极少。自 2014 年 4 月 1 日以来,委员会核准了 4 个新的列名:哈卡尼网络当前的 3 名领导人,即 Yahya Haqqani(TI.H.169.14)、Saidullah Jan(TI.J.170.14)和 Muhammad Omar Zadrani(TI.Z.171.14);另外还有密切参与楠格哈尔省毒品经济的 Qari Rahmat(TI.R.172.14)。

44. 一名已死亡个人被除名。Sangeen Zadrani Sher Mohammad 于 2014 年 9 月被除名。在此之前一年,已死亡的 Badruddin Haqqani 被除名。没有个人因与阿富汗政府和解而获除名。

45. 小组持续对名单提出拟议修正,自上次报告提交后委员会已同意进行 6 次修正。

46. 促进有效实施制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解释列名原因的简述。在此方面,制裁制度的有效性有待提高。通过编写详细的反映当前情况的简述,能向列名个人和实体显示,委员会仍在严格审查他们的行动。此举还可理解为支持阿富汗新政府的一个重要信号。当前,所有关于 1988 号决议制裁名单所列个人和实体的简述中,约有三分之一没有内容或内容很少。

47.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指示监测组与指认国以及其他有关会员国合作,酌情审查和更新列名个人和实体的简述,并在 2015 年 6 月前提交结果和修正建议。

⁵⁰ Bill Roggio, “Baloch jihadist group in southern Afghanistan announces death of commander”, Long War Journal, 5 August 2014.

⁵¹ “Border attack kills three Pakistani soldiers”,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12 July 2014.

⁵² “Militant attack from Afghanistan kills Pakistani soldier”, The Daily Star, 22 August 2014.

七. 制裁的执行

A. 旅行禁令

48. 旅行禁令是第 1988 号决议制裁制度的三个基本制裁措施之一。它是一个强大的工具，禁止第 1988 号决议制裁名单上的个人进行国际旅行，从而限制其在政治方面采取行动并为行动筹集资金的能力。第 1988(2011)号决议规定了详细的豁免程序，第 2082(2012)号决议对其进行了完善，制裁制度有既定机制，使得塔利班、阿富汗政府和国际对话者之间能在充分遵循有关制裁规定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和分别对话。

49. 然而不幸的是，监测组仍陆续收到未经证实的报告，称第 1988 号决议制裁名单所列个人进行国际旅行，包括塔利班成员在东南亚、海湾国家甚至更远的国家之间自由往来。当地媒体有一些未经证实的报道指出列名人员前往非洲并募集资金。

50. 如以往所述，4 个列名个人在 2014 年 6 月 1 日前后从美国将其关押的所在地关塔那摩湾前往卡塔尔。

51. 这些媒体报道表明，使会员国和执行者对旅行禁令、其基本职能和有关豁免程序用途增强意识仍是委员会及监测组的一项核心任务。

52. 在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继续通过有关国际航空旅行的准则和法规，加强旅行禁令的实施。继安全理事会主席要求修正旅客信息预报系统的国际准则后，负责编写这些准则的世界海关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联络委员会于 2014 年 10 月经讨论后商定修正准则案文。新的案文将着重说明旅客信息预报系统对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制裁规定的效用。监测组还继续与会员国和民航组织共同研究可否修正《国际民用航空公约》(1944 年)第 5 章中“不得入境者”的定义，并探讨需要用何种技术才能通过与旅客信息预报系统兼容的新形式提供第 1988 号决议制裁名单。

53. 2013 年 12 月，巴基斯坦政府告知委员会，巴基斯坦宣告吊销第 1988 号决议制裁名单上所列个人以欺诈手段获取的一些身份证件。巴基斯坦这一有益的措施着重说明，被制裁个人仍有可能通过转换身份规避对其实施的旅行禁令。因此，为通过使用会员国提供的生物鉴别数据加强旅行禁令，监测组已帮助秘书处编写一封给有关会员国的信，请它们向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提交生物鉴别数据集，以供列入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通告。一些会员国已经对这一请求作出了积极回应，结果使会员国针对更多列名个人掌握了生物鉴别数据集。

旅行禁令豁免

54. 自从监测组提交上次报告以来，委员会未收到旅行禁令豁免的请求。因此，自从第 2082(2012)号决议设立了允许对豁免请求进行迅速应答和采取广泛灵活处

理方式的新程序以来，这项工具似乎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只根据这个程序提出了一项豁免请求并获得批准。

B. 资产冻结

1. 塔利班在私人公司的投资

55. 塔利班从早期开始就将利润资金投资于公司，从而消除了塔利班个人对资金的所有权。一个此类公司是阿富汗的 Etehad 饮料有限公司，此外还有在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经营的其他公司。⁵³ Etehad 饮料有限公司由 Atiqullah Ahmady Mohammad Din 所有，他负责为一个主要的麻醉药品贩运者和塔利班供资者 Abdul Habib Alizai(TI.A.148.10)(又称 Haji Agha Jan Alizai)⁵⁴ 办理个人和商业事务。如 Ibrahim‘Isa Hajji Muhammad al-Bakr(未列名)案所示，塔利班可能会使用与基地组织相同的财务管理人员。⁵⁵

2. 塔利班从麻醉药品中获得的资产

56. 自 2011 年以来，阿富汗种植罂粟的领土面积不断增多。2013 年该面积达到 209 000 公顷，大部分位于阿富汗南部，表明在过去 2 年内该面积增加了约 60%。⁵⁶ 从罂粟种植增长的情况看，完全可以认定塔利班非法贩卖麻醉品的收入仍然是它获得资产的一个重要因素。监测组主动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进行结构性对话，较详细地分析了这个问题。监测组即将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之前提交关于有组织犯罪和塔利班筹资的专题报告，介绍调查结果。

3. 法院对资产冻结的质疑

57. 2014 年 9 月巴基斯坦政府正式通知监测组说，罗山货币兑换所(TE.R.11.12)1 名协理对冻结他在巴基斯坦的账户提出了质疑。他的案件定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在省高等法院审理。监测组将继续与巴基斯坦政府沟通，以便获得此案更多的细节情况。

C. 武器禁运

58. 2013 年和 2014 年期间在昆都士省、加兹尼省、坎大哈省和赫尔曼德省发现塔利班特工人员持有同一系列的装有消音器的手枪。这些手枪质量很高，根据监测组获得的信息，它们都是从合法生产、合法进口渠道转入塔利班手中的。

⁵³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Kingpin act designations”, 1 May 2014.

⁵⁴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Kingpin act designations”, 1 May 2014.

⁵⁵ 同上, “Treasury designates twelve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 facilitators”, 24 September 2014.

⁵⁶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3 年阿富汗鸦片调查结果概要” (2013 年 11 月)。

59. 本报告所述期间与 2013 年同期相比, 简易爆炸装置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增加。2014 年, 迫击炮、火箭弹、手榴弹和小武器在地面交火中造成的人员伤亡大幅度增加, 特别是在平民集聚地区。¹⁰ 此趋势也表明塔利班在阿富汗境内大幅度增加了军事级别的攻击, 而且塔利班继续置平民的安危于不顾。

60. 根据联阿援助团汇编的关于阿富汗所用简易爆炸装置部件的数据, 加上监测组在阿富汗从阿富汗安全部队官员获得的官方资料, 均表明遥控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量在增加, 在阿富汗南部尤其如此。遥控简易爆炸装置往往采用塔利班专门改装的工业生产型遥控器(见附件 C)。一些此类遥控器的设计有效遥控范围可达 1 000 米。目前监测组尚不清楚这些专用遥控装置有何潜在的民用价值。

61.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赋予监测组一项任务, 根据与有关会员国和私营部门利益攸关者的联系情况, 进行案例研究, 以进一步了解遥控简易爆炸装置问题, 并为应对这种装置造成的威胁提出商业上可行和有效的建议, 以便将结果列入规定于 2015 年 6 月 1 日提交的监测组第六次报告。

八. 监测组的工作

A. 分析、监测和执行

62. 监测组自从提交第四次报告以来, 继续专注于它的核心业务, 即分析塔利班及其同伙对阿富汗和平、稳定与安全构成的威胁, 就列名提供咨询意见, 致力增强制裁制度的效果。监测组的优势在于它与世界各国政府、特别是与阿富汗政府协作的能力。此外, 监测组还与外部专家联系, 以便综合评估塔利班及其同伙构成的威胁, 并推进定向、有效和公平的制裁制度。监测组自身对阿富汗问题拥有专门知识, 同时利用财务、武器和边境安全措施专家的专长, 有助于开展上述工作。

B. 与会员国、学术界专家和民间社会专家的合作

63. 监测组继续与会员国官员、学术界专家和民间社会专家联系, 以评估阿富汗目前的安全形势、名单所列人员的状况, 并进一步研究塔利班如何通过非法开采阿富汗自然资源获取资产。

64. 监测组在工作中确定了当前战略政策方面的挑战, 其中之一是如何激励阿富汗利益攸关者和具国际影响力者认识到第 1988 号决议制裁措施在过渡后仍具有的价值, 以支持阿富汗的稳定和成功。可能由于安全局势严峻, 辩论的中心往往只注重眼前的短期战术问题。就第 1988 号决议制裁措施对整个政治进程有何战略价值举办专题研讨会, 对于制裁制度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监测组成员在过去 18 个月齐心协力为研讨会筹措外部资金, 但因有人认为这样一个研讨会的主题狭窄, 使筹资努力受到了挫折。

65. 监测组建议,为了进一步认识塔利班及其同伙在阿富汗过渡后期间将造成何种威胁,也为了支持有效运用制裁制度,监测组在 2015 年 6 月前举办多达 15 位外聘专家参加的“关于阿富汗过渡后第 1988 号决议制裁制度”的讲习会,监测组用其现有预算资金为受邀请者前往会议地点提供经济舱旅费。监测组将举行特别专题通报会,向委员会介绍该讲习会的成果。

C. 与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合作

66. 监测组继续与联阿援助团进行日常合作。监测组感谢联阿援助团努力为监测组与阿富汗官员之间的信息交流提供便利。监测组还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定期讨论阿富汗的局势,以监测制裁措施对人道主义组织工作有何影响。

D. 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之间的合作

67. 监测组继续加强与国际刑警组织的积极合作。在国家访问和区域会议期间,会员国官员就特别通告对制裁执行工作产生的影响不断向监测组做出好评。监测组与秘书处协调,目前与有关会员国协作,把第 1988 号决议制裁名单所列个人的红色通告与根据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制裁制度的框架颁发的特别通告联系起来。监测组还感谢国际刑警组织对具体案例研究提供精细合作。

E. 参与公开辩论

68. 监测组欢迎对本报告的分析和建议提出反馈意见,意见可发送至 1988mt@un.org。

附件一

塔利班组织结构

塔利班 2014 年 9 月公布了它的内部行政结构。早期版本的塔利班“行为准则”(layeha)曾提到塔利班影子政府的组织结构,但这些资料语焉不详。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此前的报告根据从会员国得到的信息说明了塔利班的组织结构。监测组认为,先前的这些信息依然有效,因为它们描述了塔利班的实际运作情况。监测组按自己的理解给出了塔利班组织结构的英文译文,并指出其中哪些职务有会员国报称的个人任职。有趣的是在一些省,“影子长官”据说有几个人充当,这表明塔利班人员流动非常快,或者有可能并列任命。

塔利班中心组织结构:

- A. 穆民的埃米尔办公室: 奥马尔毛拉声称对领导委员会和下列 11 个委员会拥有直接控制权;
- B. 领导委员会: 该委员会据称对“酋长国的一切政治和军事事务”进行决策,由穆民的副埃米尔 Mullah Akhtar Mansour 主持;
- C. 法院和法官: 塔利班声称其有三级法院在全国各地运作,包括初级法院(区级)、中级法院(省级)和最高法院,据称它们都根据哈乃斐法律学派办案。据塔利班称,禁止阿富汗人向阿富汗政府法院提交案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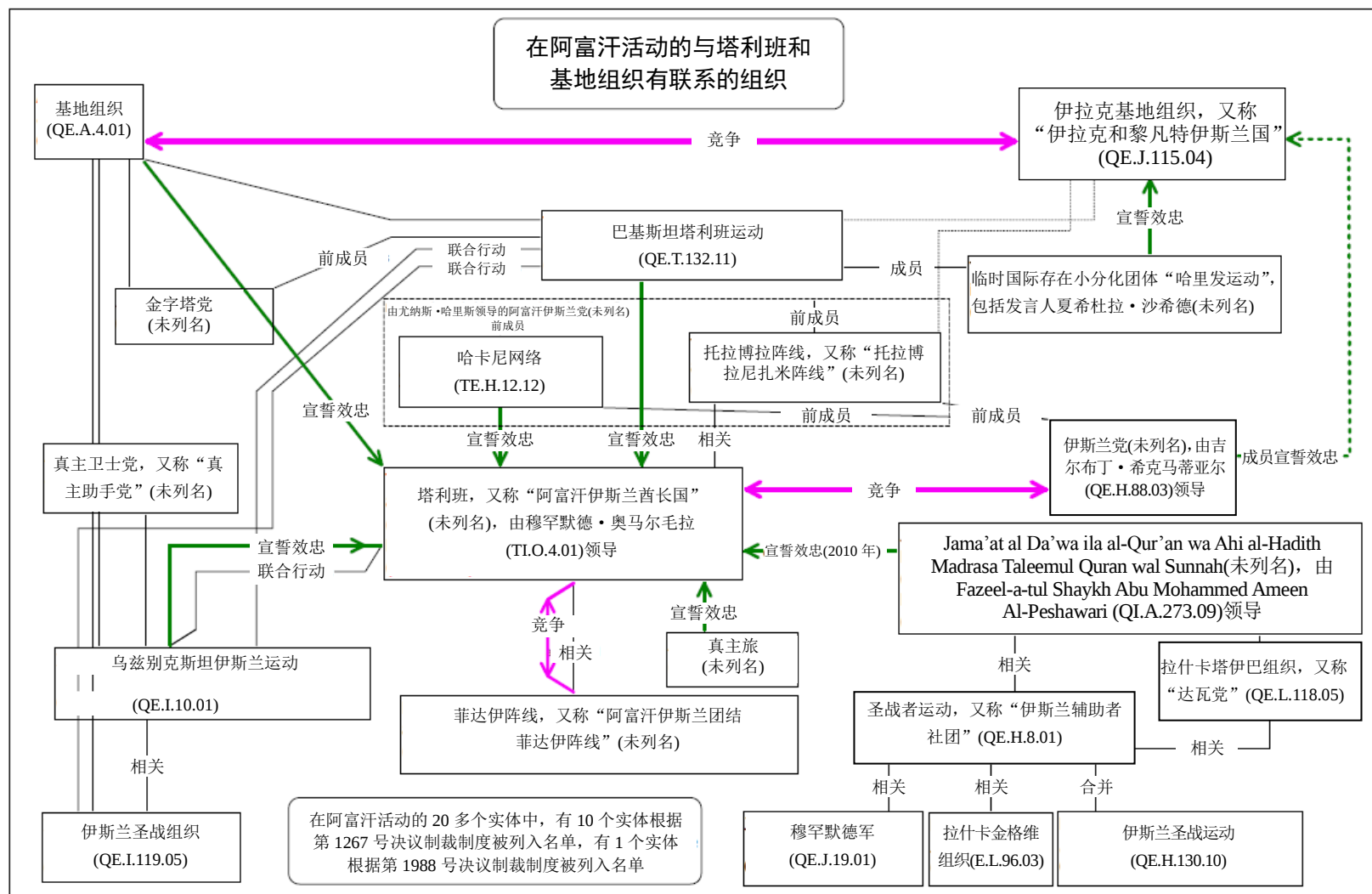
塔利班各委员会:

- 1. 军事委员会: 军事委员会任命所有 34 个省的影子长官、影子副长官、影子区长、每个区的中队长和小队长。该委员会声称拥有自己的职责范围并组织塔利班部队的培训。据称截至 2014 年 5 月 14 日由 Mullah Ibrahim Sadar(未列名)领导,并由 Mullah Abdul Qayum Zakir(未列名)担任各省影子“长官”的协调人。
- 2. 政治委员会。
- 3. 文化委员会。
- 4. 经济委员会: 经济委员会截至 2014 年 6 月 7 日由 Mullah Abu Ahmad Kandahari(未列名)领导。有人提到矿产办公室是隶属经济委员会的一个实体。
- 5. 卫生委员会。
- 6. 教育委员会。
- 7. 外联和指导委员会: 外联和指导委员会截至 2014 年 10 月 16 日由 Mullah Shamsuddin(列名为 Shamsuddin T.I.S.103.01)领导。
- 8. 囚犯委员会。

9.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
10. 平民伤亡事务委员会。
11. 烈士和伤残者事务委员会。

塔利班目前的各省影子“长官”	活动的省份
Mullah Fasihuddin(未列名).....	巴达赫尚
Mawlawi Hayatullah(未列名).....	巴德吉斯
Mullah Musafer(未列名).....	巴尔赫
Haji Baz Mohammad(未列名).....	法拉
Mullah Alam(未列名).....	法利亚布
Mawlawi Abdul Khaliq(未列名).....	古尔
Mohammad Naim Barich Khudaidad(TI.N.13.01).....	赫尔曼德
Mawlawi Abdul Rahim, 又名 Abdul Manan(未列名).....	赫尔曼德
Mawlawi Yaqob(未列名).....	朱兹詹
Mulla Esmatullah(未列名).....	赫拉特
Hafez Mohib, 又名 Hajji Lala(未列名).....	喀布尔
Mulla Muhammad Esa(未列名).....	坎大哈
Haji Lala(未列名).....	坎大哈
Qari Hayatullah(未列名).....	坎大哈
Qari Baryal(未列名).....	卡比萨
Mullah Abdul Salam(未列名).....	昆都士
Mawlawi Akbar(未列名).....	拉格曼
Mawlawi Mir Ahmad Agha(未列名).....	楠格哈尔
Mawlawi Abdul Rashid(未列名).....	尼姆鲁兹
Mullah Abdul Qayum(未列名).....	尼姆鲁兹
Mawlawi Dost Muhammad(未列名).....	努里斯坦
Sirajuddin Jallaloudine Haqqani(TI.H.144.07).....	帕克蒂卡
Mawlawi Subhanullah(未列名).....	伯尔万
Mullah Ismail(未列名).....	伯尔万

Mawlawi Atiqullah(未列名)萨尔普勒
Abdul Rauf Khadem(TI.K.25.01)乌鲁兹甘
Mullah Abdullah Mullakhel(未列名).....瓦尔达克
Mawlawi Sharafuddin(未列名).....查布尔



附件三

简易爆炸装置的触发机制：遥控表式触发器（2 型）

阿富汗安全部队向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展示了几十个此种触发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阿富汗查获了 6 000 多个此种触发器。它是一种商用表式钥匙，市场上作为遥控无匙出入系统销售，用于玩具和车库门启动器，触发范围远达 1 公里。

